

小公主

「英」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小公主

[英] 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 著
陈云程 胡甦慧 译
陈复庵 校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公主/(英)伯内特(Burnett, F. H.)著;陈云程,
胡甦慧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5
(温馨女孩)

ISBN 7-5001-1014-6

I. 小... II. ①伯... ②陈... ③胡... III. 儿童文学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9014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话/(010)68002481 68002482

邮编/100044

传真/(010)68002480

电子邮件/ctpc@public.bta.net.cn

网址/www.ctpc.com.cn

责任编辑/徐小美 迪 伊

封面设计/吴 炜

印 刷/保定市大丰彩印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890×1240 A5

印 张/6.75 (彩色插图)

版 次/2002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2002 年 5 月第一次

ISBN 7-5001-1014-6/1·86 定价:15.5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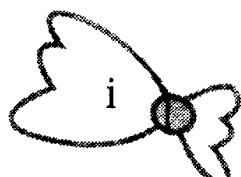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编者的话

六月里的蓝天，浅淡的云旁斜斜地悬着些风筝；六月里的绿树，缠蔓的叶间疏疏地缀着几枝晚花；六月里阳光灿灿的时日，葱茏的大地上忙忙地雀跃着孩子们绚丽的身影；六月里有属于孩子的节日。正是因为这盎然的生趣，因为真正希冀着为孩子和所有关切着孩子的大人们做些什么，于是有了这套“温馨女孩”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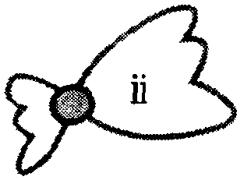
《海蒂》、《小公主》、《红发安妮》和《长腿爸爸》均作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讲述了四个小孤女的故事。这四部小说，自问世后均数次再版，有多种文本流行于世，并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文学巨匠马克·吐温曾为《红发安妮》的魅力倾倒，称之为“迄今看到的描写儿童生活的最甜蜜的小说”。其他三部作品也是富喜剧色彩，使人获得由忧喜参半到皆大欢喜的情绪体验。这里面有自幼生长在孤儿院，但开朗热情，为一点点小事便绽开灿烂笑容的杰鲁莎；有诚实率真，渴望有个家并对一切充满美丽幻想的红发安妮；有纯朴善良，全心向往着自然与亲情的海蒂；有谦和知礼，仁爱宽厚，遇巨大家庭变故却坚强乐观的萨拉。四个百余年前的小姑娘，自然、真实、快乐、无邪；四个久远的故事曲折动人，清浅委婉地述说生活中交织着的美丑善恶，今天读来仍光彩熠熠，引人入胜，使人们感悟到美好，净化着心灵。

几十年前，我们是小孩子，依稀记得手被爸妈牵着，暖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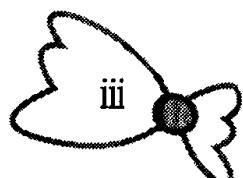
的，小小的心盼着早早长成个大人；日子一天天过了，如今儿女的小手被我们牵着，仍暖暖的，只是自己心里却换了一份对儿童世界的憧憬。斗转星移，童年已成有趣的回忆，曾经是孩子的我们，精心地做了这套“温馨女孩”丛书，希望大读者们从这些诗情画意般的故事里寻获失去的率真与无忧无虑；希望小读者们都如温馨女孩般纯真善良，诚实懂礼；希望会有更多的人们结识并喜欢我们的“温馨女孩”，但愿我们的希望可以实现。

2002年 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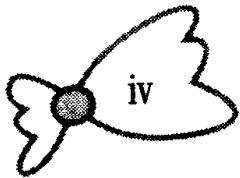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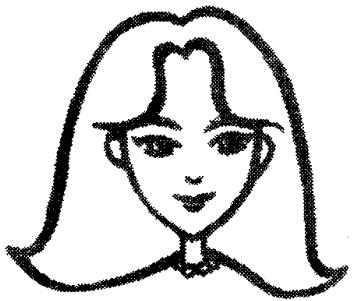
目 录

1	萨拉	1
2	法语课	10
3	厄门加德	16
4	洛蒂	23
5	贝基	31
6	钻石矿	41
7	再谈钻石矿	51
8	在阁楼里	70
9	梅尔基塞德克	80
10	印度绅士	91
11	拉姆·达斯	102
12	墙的另一边	110
13	一个平民	118
14	梅尔基塞德克的所见所闻	128



- 15** 魔法 133
16 来访者 158
17 “就是这个孩子！” 172
18 我不想做 180
19 安妮 191





1

萨 拉

一个阴暗的冬日里，沉沉浓雾笼罩着伦敦的街道。像在夜晚一样，煤气路灯点亮了，商店的橱窗也被煤气灯照得闪闪发光。一个神情古怪的小姑娘和她的父亲坐在一辆马车里，缓缓驶过大街。

她斜靠父亲跨腿坐着，父亲用一只手搂着她，她注视着窗外，大眼睛里流露出若有所思的目光，显得老气横秋。

实际上，萨拉·克鲁只有七岁。她总是梦见和思索一些古怪的事情，思索成年人所拥有的世界。她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活了很久很久似的。

这时，她正在回忆刚和父亲克鲁上尉一起从孟买回来时的旅程。正想到那只大船，船上默默来来往往的印度水手，在炽热的甲板上玩耍的孩子，还有一些青年军官的妻子。

她主要想到的是：真奇怪，一个人一会儿在烈日下的印度，接着到了海洋中间，随后又坐在一辆奇怪的车上，驶过陌生的街道，而这里的白天却像夜间一样黑。她感到这一切十分费解，所以更紧地靠近父亲。

“爸爸，”她神秘几乎是耳语般低声叫，“爸爸。”

“什么事，宝贝儿？”克鲁上尉答道，把她搂得更紧，同时朝下瞧着她的脸。“萨拉在想什么呀？”

“这就是那个地方吗？”萨拉低声说，向他靠得更紧。“是吗，爸爸？”

“是的，小萨拉，是这里。我们终于到了。”她虽然只有七岁，但她知道他说这话时心里感到悲哀。

她觉得，自她对“那个地方”——她常常是这样称呼它的——从思想上做好准备以来，已有许多年了。她母亲在生她时去世了，所以她从不了解母亲，也不想念她。她的年轻、英俊、富有、宠爱她的父亲似乎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惟一的亲人。他们总是在一起玩，彼此相亲。她只知道他富有。她还听人们说，她长大以后也会富有。她一直住在漂亮的有游廊的平房里，看惯许多仆人向她行礼，称她“小姐”，让她随心所欲。她有各种玩具小猫、小狗和一个尊敬她的女仆，她逐渐懂得富人都有这些东西。可是，她所知道的富有就是这些。

在她有生以来的短短几年中，只有一件事使她苦恼，这就是总有一天要把她送去的“那个地方”。印度的气候对孩子来说是很不利的，要尽快把他们送走——一般是送往英国上学。她看见别的孩子离去，也听到他们的父母亲谈起收到他们的来信。她知道她也不得不去，虽然有时候她父亲讲的关于航行和这个新国家的故事曾引起她的兴趣，但使她苦恼的是，她不能和他在一起。

“你不能同我一起到那个地方去吗，爸爸？”当她五岁的时候曾问过这个问题。“你不能也上学吗？我会帮助你做功课的。”

“可是你用不着呆很久，小萨拉，”他总是这么说。“你将住在一所漂亮的房子里，那里有许多小姑娘，你们可以一起玩，我会寄好多书给你，你会很快地长大，几乎要不了一年，你就长

大起来了，能干得足可以回来照顾爸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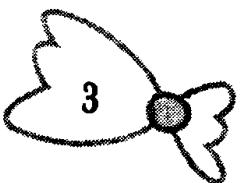
她喜欢想这些事。替父亲管理家务；同他一起骑马，在他举行宴会时坐在餐桌的主位上；同他谈话和读他的书——这是她最喜爱的事，要是她必须到英国的“那个地方”去，她就必须下决心去。她倒不大在乎别的小姑娘，只要有许多书可以安慰自己就行了。她爱书胜过爱其他任何东西，事实上，她总是编一些情节动人的故事，讲给自己听。有时候她把故事讲给父亲听，他和她一样喜欢这些故事。

“好吧，爸爸，”她低声说，“我们既然到了这里，我想我们只好听天由命了。”

他听到她这种老成的说法笑了，吻了吻她。他实在根本没想听天由命，但是他知道必须保守秘密。他的机灵的小萨拉，一直是他的好伙伴，他想到回到印度后，他将是一个孤独的人，当他走进平房时，就会知道自己不能指望见到穿白外衣的小人前来迎接他。因此他更紧地搂着她。这时马车驶进一个阴暗的大广场，坐落在广场上的那所房子就是他们的目的地。这是一所宽大而阴暗的砖房，和那一排建筑物中其他房子完全一样，只是它的前门有一块发亮的铜牌，上面刻着黑体字：

**明钦小姐
私立女子学校**

“我们到了，萨拉，”克鲁上尉说，尽量使声音听上去显得快活一些。接着他把她从马车上抱下，登上台阶，拉响门铃。萨拉后来总觉得，这所房子不知怎的跟明钦小姐完全一样。它是体面的，家具也好，但室内的一切却很难看；就连扶手椅中间也仿佛有着硬邦邦的骨头。大厅里每样东西都是坚硬的，擦得发亮，甚至角落里那只高大时钟的圆脸上，红润的双颊也透出一种严厉的光泽。接待他们的那间客厅里，铺着一块有正方形图案的地毯，几把椅子也是正方形的，一只笨重的大理石时钟摆在笨重的



大理石壁炉架上。

萨拉在一把坚硬的红木椅上坐下，对周围迅速地看了一眼。

“我不喜欢这里，爸爸，”她说。“可是我敢说，士兵——即使是勇敢的士兵——也并不真正喜欢去打仗。”

克鲁上尉一听到这句话就放声大笑起来。他年轻，很风趣，从来都听不厌萨拉的奇谈怪论。

“啊，小萨拉，”他说，“要是没有人对我谈些一本正经的事情，我可怎么办呢？别的人都不像你那么一本正经。”

“可是一本正经的事为什么使你这样笑啊？”萨拉问。

“因为你说这些话时，是那么好玩，”他回答道，同时笑得更厉害了。接着他马上止住了笑，猛地把她抱在怀里，狠狠地亲她，看上去似乎就要掉下泪来。

正在这时，明钦小姐进来了。萨拉觉得她很像她的这所房子：既高大又阴沉，既体面又难看。她有一双冷漠、呆滞的大眼睛，脸上满是冷漠、呆滞的笑。她一见到萨拉和克鲁上尉，马上变得笑容可掬。有一位夫人把这所学校推荐给这位年轻的军人，她从这位夫人那里听到许多有关他的好话。其中，她听说这位父亲很富有，愿意在他的小女儿身上花一大笔钱。

“照管这么一位美丽的、有出息的孩子是极大的荣幸，克鲁上尉，”她边说边拉住萨拉的手拍拍它。“梅雷迪思夫人告诉我，她非常聪明。在我这样的学校里，聪明的孩子可是宝贵的财富。”

萨拉静静地站着，眼睛盯着明钦小姐的脸。她像平常一样，正在想一些古怪的念头。

“她为什么说我是个美丽的孩子？”她想。“我一点也不美。格兰奇上校的小女孩儿艾索贝尔才美呐。她有酒窝，玫瑰色的脸蛋和金色的长发。我是黑头发、绿眼睛；此外，我是个瘦孩子，一点也不漂亮。我是我曾经见过的最丑的孩子中的一个。她

这是在瞎编。”

不过，她认为自己是个丑孩子可不对。艾索贝尔·格兰奇是一大群孩子中的美人，她一点不像艾索贝尔，可她有自己特有的可爱之处。她身材苗条、灵活，在她这一年龄，算是个子比较高的，她的小脸热情而迷人。她的头发浓密乌黑，只有发梢是卷曲的；她的眼睛确实是绿灰色的，却是双美丽的大眼睛，黑睫毛长长的，虽然她自己并不喜欢这种颜色，可是许多人却喜欢。她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丑姑娘，她一点儿也没有因为明钦小姐的奉承而高兴。

“要是我说她美丽，那是在瞎编，”她想，“我应该知道我是在瞎编。我想，我相信我同她一样丑。她干吗这么说？”

在她认识明钦小姐较长时间以后，她就明白她为什么这样说了。她发现，她对每一位把小孩送到她学校里来的爸爸和妈妈都这么说。

她站在父亲身边听着他和明钦小姐谈话。把她送进这所学校，是因为梅雷迪思夫人的两个小姑娘曾在这里念过书，克鲁上尉十分重视梅雷迪思夫人的经验。萨拉将成为通常所说的“特别寄宿生”，她将享受比一般特别寄宿生更多的特权。她将有一间自己的漂亮卧室和起居室，有一匹小马和一辆马车，还有一名女仆，代替在印度一直看护她的那个女仆。

“我一点也不担心她的学习；”克鲁上尉愉快地笑着说，一边握住萨拉的手，拍拍它。“难是难在不让她学得太快太多。她老是坐着，把小鼻子埋在书本里。她不是读书，明钦小姐；她是在狼吞虎咽地啃书，像是一只小狼，而不是一个小女孩儿。她老是渴望把新书一口吞进去。她要读大人的书——又大又厚的书——法国的、德国的和英国的——历史、传记和诗歌，以及各种各样的书。她读得太多的时候，要拉她离开书本。让她到公园马道上骑小马，或者出去买个新的洋娃娃。她应该多跟洋娃娃玩



玩。”

“爸爸，”萨拉说，“你看，要是每隔几天就出去买个新的洋娃娃，我的洋娃娃就多得喜欢不过来了。洋娃娃应该是亲密的朋友。埃米莉快要成为我的亲密朋友啦。”

克鲁上尉瞧瞧明钦小姐，明钦小姐也瞧瞧克鲁上尉。

“埃米莉是谁？”她问。

“告诉她，萨拉。”克鲁上尉微笑着说。

萨拉回答时，她的绿灰色的眼神显得极其严肃而又十分温柔。

“她是我还没有得到的一个洋娃娃，”她说。“她就是爸爸要给我买的那个洋娃娃。我们要一起去找她。我管她叫埃米莉。爸爸离开以后，她将成为我的朋友。我要同她谈谈我的爸爸。”

明钦小姐那呆滞的脸上堆满了地地道道的极为讨好的笑容。

“真是个有创见的孩子！”她说。“多可爱的孩子！”

“是的，”克鲁上尉说着把萨拉拉得近一些。“她是个可爱的孩子。替我好好照顾她吧，明钦小姐。”

萨拉和她的父亲在旅馆里住了几天；实际上，她和他一直呆到他再乘船返回印度。他们一起出去逛了许多大商店，买了许多东西。他们买的东西确实大大超过萨拉的需要；不过克鲁上尉是个性急而天真的年轻人，想让他的小女儿拥有她喜欢和他自己喜欢的一切东西，因此他们一块儿买了很多很多服装，这对一个七岁孩子来说，是太多了。其中有用昂贵毛皮镶边的天鹅绒衣服，有带花边的衣服，绣花服装，用大片柔软的鸵鸟羽毛装饰的帽子，貂皮外套和暖手笼，成盒的小手套、手帕和长丝袜。东西这么多，引得站在柜台后面彬彬有礼的年轻女售货员交头接耳地说，这个长着严肃的大眼睛的古怪女孩儿最起码是某国的公主——或许是一位印度王公的小女儿。

他们终于找到了“埃米莉”，他们跑了许多玩具商店，看过

很多玩具娃娃之后才最后找到了她。

“我希望她看上去真的不像一个玩具娃娃，”萨拉说，“我要她在我跟她说话时，好像在听一样。玩具娃娃讨厌的地方，爸爸，”——她说话时侧着脑袋想了一想——“玩具娃娃讨厌的是它们似乎从不在听什么。”所以他们看看大的玩具娃娃，也看看小的玩具娃娃，它们有黑眼睛的和蓝眼睛的，棕色卷发和金色辫子的，穿衣服和没穿衣服的。

“你看，”当他们在看一个没穿衣服的玩具娃娃时萨拉说，“要是我找到了她，她没有外衣的话，我们可以把她带到裁缝那里，给她做几件合适的衣服。试穿过的衣服会更合身。”

多次失望之后，他们决定边走边看商店橱窗，让马车在后面跟着。他们走过两三家商店也没有进去。当他们走进一家其实并不很大的商店时，萨拉突然跳了起来，抓住她父亲的手臂。

“哎呀，爸爸！”她大声说。“这就是埃米莉！”

她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她的绿灰色眼睛里的神情，好像刚认出她的一个亲密的、喜爱的人似的。

她也许认识她。当萨拉把她抱在怀里时，她的眼里肯定闪现出一种聪明的神情。她是一个大娃娃，但不是大得不便于携带；一头自然的金黄色卷发像披风一样环抱着她，她的眼睛是深邃、清澈的灰蓝色，睫毛又软又密，是真正的睫毛，而不是画上的线条。

“当然，”萨拉把她放在膝盖上，看着她的脸时说，“当然，爸爸，这就是埃米莉。”

于是他们买下了“埃米莉”，接着还真的把她拿到儿童服饰商店，量好尺寸，定做一套像萨拉一样的衣服。也是带花边的外衣，天鹅绒和平纹细布童装，还有帽子，外套，带花边的漂亮内衣，以及手套，手帕和毛皮围脖。

“我愿意她老是像有个好妈妈的孩子，”萨拉说，“我是她



的妈妈，虽说我要成为她的一个同伴。”

本来克鲁上尉对这次采购确实会感到高兴，但是一种悲哀的想法一直萦回在心头。这一切意味着他将同他亲爱、古怪的小同伴分手了。

这天半夜里，他从床上爬起来，走过去站在那里，看着抱着埃米莉熟睡的萨拉。她的黑发铺在枕头上，埃米莉金黄色的头发和它混在一起。她俩都穿着带花边褶边的睡衣，都有长长的睫毛，卷曲地靠着她们的脸颊。埃米莉那么像一个真正的孩子，有她在那儿，克鲁上尉感到高兴。他长叹一声，孩子气地拉拉自己的胡子。

“嗨嗬，小萨拉，”他自言自语道，“我敢说你不知道你的爹爹会多么想念你。”

第二天，他带她到明钦小姐那里，他向明钦小姐说明，他的律师，巴罗先生和斯基普沃思先生，负责他在英国的事务，他们向她提出她所需要的忠告，还将支付她送交的有关萨拉的费用账单。他每周给萨拉写两封信，她提出的一切要求都将得到满足。

接着他和萨拉走进她的小起居室，他们互相告别。萨拉坐在他的膝上，两只小手拉着他的上衣翻领，久久看着他的脸。

“你是在用心记住我，小萨拉，”他说着拍拍她的头发。

“不，”她答道。“我心里已经记住你了。”他们互相拥抱，亲吻，好像永远不想让对方离开似的。

马车驶出大门的时候，萨拉坐在起居室的地板上，双手托着下巴，目光跟随着马车，直到它转过广场的拐角。埃米莉坐在她的身旁，眼睛也盯着马车。明钦小姐派她的妹妹阿米莉亚小姐去看看萨拉在干什么。她发现推不开门。

“我把它锁上了，”里面传来了奇怪而又有礼貌的细细说话声。“对不起，我只想一个人呆着。”

阿米莉亚小姐又矮又胖，十分敬畏她的姐姐。实际上她是两姐妹中脾气较好的一个，她永远顺从明钦小姐。她又从楼上下来，看上去似乎被吓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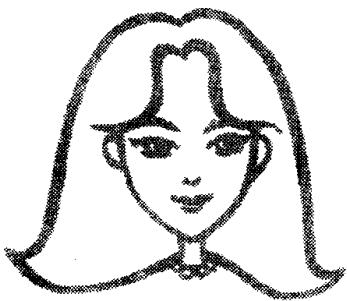
“姐姐，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个可笑的、老气的孩子，”她说。“她把自己锁在房里，一点声音也没有。”

“这要比有些孩子乱踢乱嚷好得多，”明钦小姐答道。“我原以为像她这样被宠坏了的孩子会闹得满屋哭声震天。要是有那么个孩子凡事都可以随心所欲的话，她就是。”

“我打开过她的衣箱，收拾她的东西，”阿米莉亚小姐说。“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东西——她外衣上的黑貂皮和貂皮，还有内衣上的真正的华冷西恩花边。你见过她的一些衣服。你认为它们怎么样？”

“我认为它们非常可笑，”明钦小姐尖刻地回答说，“不过我们星期天带领学童上教堂做礼拜时，让穿这种衣服的人走在前头看上去倒挺不错。为她准备的东西就像她是个小公主似的。”

在楼上锁着的房间里，萨拉和埃米莉坐在地板上，凝视马车消失的拐角处，这时克鲁上尉也在往后看，不停挥着手并亲吻自己的手，好像不忍心停止这些动作似的。



2

法语课

第二天上午，当萨拉走进教室时，每个人都睁大了眼睛饶有兴趣地看着她。到这时候，每个学生——从自以为已相当成熟的年近 13 岁的拉维尼娅·赫伯特到学校中最小的四岁的洛蒂·利——都已听说了关于她的许多事情。她们都很明白，她是为明钦小姐装点门面的学生，也被看成是这所学校的光荣。有一两个学生甚至见过昨天晚上才到达的她的法国女仆玛丽埃特。当萨拉的房门开着时，拉维尼娅设法走过她的房间，看见玛丽埃特正在打开不久前哪一家商店送来的一只盒子。

“盒子里全是带花边的裙子——各种各样的花边，”她悄悄对她的朋友杰西说，一边埋头阅读地理书。“我看她把它们抖开。我听见明钦小姐对阿米莉亚小姐说，萨拉的衣服那么华丽，小孩子穿简直可笑。我妈说，孩子应该穿戴简朴。她现在就穿着一件这样的裙子。她坐下的时候我看见了。”

“她还穿着长筒丝袜！”杰西低声说，也在埋头看地理书。
“多小的脚！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小的脚。”

“哼，”拉维尼娅怨恨地哼了一声道，“是她的鞋弄成这么